

立体呈现苏轼独特的人格魅力



岳麓君

如果要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,找寻一位诗人来疗愈人生的不如意,这个人的名字一定是苏轼。

在苏轼64年的生命旅程中,有自由包容的母亲、慈爱严厉的父亲、正直可爱的弟弟、相知相爱的妻子、肝胆相照的朋友……以及半生贬谪足迹遍布半个大宋的艰难历程。《苏轼的朋友圈》一书,分为七大主题,以亲情、友情、师生情为主线,一起汇成了聪慧、率真、知足、乐天的苏轼。苏轼一生中所遇见的重要人物,你都能在这本书里看到。

那些“患难见真情,生死至交”的故事,带给我们感受苏轼“从容应对,随遇而安”的人生哲学。纵使岁月的失意、困苦不能避免,但至少我们可以增加自己面对它的智慧。低谷的时候,想想乌台诗案;焦虑的时候,看看黄州突围;失意之时,读一读赤壁赋;得意之时,念一念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”。你会发现眼前的困苦、烦恼,都变得轻盈了起来。

一千年来,苏轼以快乐的形象,疗愈了无数中国人。但面临人生的浮沉,他也有害怕、担忧和谨慎。比如大家都知道,苏轼的官场生涯屡遭贬谪,但在前43年他都过得顺风顺水。因乌台诗案,首次遭遇官场折戟。因为此前人生太过顺遂,当得知自己性命堪忧时,苏

轼非常担忧和恐惧,写下两首绝命诗交代后事。

第一首写给弟弟苏辙,情真意切,手足情深跃然纸上。

圣主如天万物春,小臣愚暗自亡身。

百年未遇先偿债,十口无归更累人。

是处青山可埋骨,他年夜雨独伤神。

与君世世为兄弟,更结来生未了因。

第二首写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,满怀不舍与愧疚,同时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,希望能将自己安葬于苏杭。

柏台霜气夜凄凄,风动琅玕月向低。

梦绕云山心似鹿,魂惊汤火命如鸡。

眼中犀角真吾子,身后牛衣愧老妻。

百岁神游定何处?桐乡应在浙江西。

经此一险,日后他在给好友写信吐槽自己时运不济时,也会偷偷叮嘱好友,看完后马上烧掉。

晚年,他专门留给儿子一幅背面图,希望儿子接受他的教训,引以为戒“慎言语,节饮食,宴寝早期”,宁愿庸碌无能,也不要重蹈自己覆辙。

透过这些故事,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,苏轼从坎坷和苦难中生出的人生自洽。

这本书也会让你直观了解苏轼人生哲学蜕变、淬炼的过程。

苏轼一生交友广博,正是这些或温情、或敌对的人物相遇,一起促成了日后豁达、乐天的苏轼。

出身名门的王巩,因救助苏轼,受乌台诗案牵连受到被贬岭南的重罚,却依旧对苏轼毫无埋怨和疏远,甚至第一时间关心被贬黄州的苏轼。欧阳修屡次提拔苏轼,希望他接替自己成为文坛盟主,并对自己儿子发出感

慨:30年后没人会记得我,就因为苏轼这个人啊。透过这些鲜活的人物,我们能看到无论得意或失意,苏轼的人生从不缺乏最坚定的支持和陪伴。

正是这些无条件给予他最多包容和理解的家人、朋友、恩师、弟子……让他在被贬海南儋州,深知此去很难活着回到中原,却依旧可以自嘲的心态写下: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”。

这本书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大宋文化的精英群像,更是可以看到足以抚慰一生的人间温情。

除了故事的精彩、人物的鲜活,这本书的内容也很专业。这本书也是著名的文史作家郭瑞祥耗时10年的心血之作,全书故事,无一字无出处,无一事无来历。

比如,《水浒传》中记载,曾为苏轼手下小吏的高俅,因为踢得一脚好球,被端王看中(后来的宋徽宗),从此权倾天下,坏事做尽。但在这本书里,作者告诉我们,那些关于高俅的故事,多是小说演绎,在真实的历史中,高俅算不了大人物,没有特殊的贡献或劣迹。而且高俅得势时,苏轼已经去世,他不忘旧恩,对苏轼后人多有照顾。

同时,作者也会依据史实记载,做出合理的分析和推演。

比如南宋《诗赋》记载苏轼因乌台诗案,性命危危,已经罢相隐居江宁的王安石曾进呈奏章,向宋神宗说情:“岂有圣世而才士者乎?”

而在作者看来,以王安石的地位声望,如果真的营救苏轼的言辞行动,当见之于正史。在此之后,苏轼见王安石也未有感恩之语,因此这段记载似不可信。

许多课本中常见的名篇,作者也结合创作背景为我们做出深度分析。在了解这些诗作和创作背景的过程中,我们能清晰看到苏轼面对人生的心态变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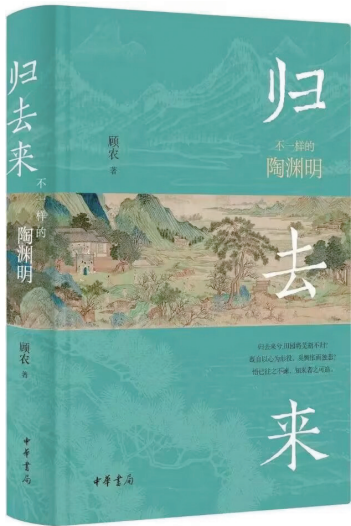
在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中,苏轼还感叹时光流逝、功业难成、人生如梦。短短几个月过去,《赤壁赋》中,苏轼就已找到了如何面对人生壮志未酬境遇的答案,那就是顺其自然,把握当下。江上之清风,山间之明月,虽然不是人间富贵,但赏心悦目,这就是造物主最好的安排。

无论你是挚爱苏轼的东坡迷,还是身处低谷、彷徨,渴望在跨越千年的灵魂交汇中,获取几多慰藉和人生智慧,这本书都会给你不一般的阅读体验。

《苏轼的朋友圈》,郭瑞祥 著,岳麓书社出版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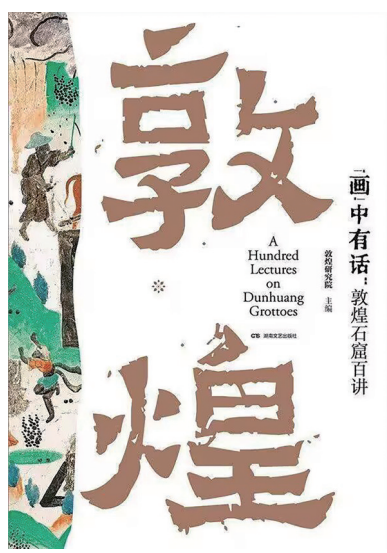
马观书



《归去来:不一样的陶渊明》
顾农 著,中华书局

《归去来:不一样的陶渊明》的作者顾农,多年来,主要致力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史及鲁迅研究,著述颇丰。

陶渊明的诗风不符合当时的主流、时尚,但是后来地位越来越高。本书在两卷十二章的篇幅里,以诗文补史,讲述陶渊明反复出仕、反复归隐的人生轨迹,分析其思想的复杂性、委运任化的人生哲学,以期还原出一个“和旧说不同的人物”,一个生活在人间的切近历史真实的陶渊明。只有把陶渊明请下神坛,而我们自己则站起来平视这位大诗人,才能看清他的优异之处,才能真正懂得他——热爱生活,视死如归。



《画》中有话:敦煌石窟百讲
敦煌研究院 主编,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《画》中有话:敦煌石窟百讲,由敦煌研究院主编,资深讲解员执笔,以敦煌的“画”为载体,以北凉至元代15个历史时期为章节,以100节妙趣横生的敦煌石窟艺术课为主题,系统讲述敦煌莫高窟一千六百余年的建筑、雕塑、壁画及其背后的故事。

一篇篇生动活泼的文字,娓娓讲述了敦煌壁画中定格精彩瞬间,分享富有启示又给人以希望的壁画故事,向读者展现古人独具匠心的艺术创造和宏大沧桑的历史变迁;超百幅美轮美奂的图片,带领读者深度遨游莫高窟经典石窟,感受敦煌文化艺术跨越千年的生命力。

我写书

为自己的诗集吆喝一声

刘起伦

刚学写诗那会儿,我读过一个叫姚振函的河北诗人的一首诗《在平原吆喝一声》。姚先生的诗句告诉我,在平原吆喝一声,是幸福的、快乐的。我很喜欢这首诗,除了诗歌语言本身的自然亲切,大概就是从小生活在丘陵地域湘南乡下,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。后来,我在职业生涯中练就了一副军人的大嗓门,但也没有养成吆喝的习惯,更没有为推销自己而卖力吆喝过。

就在这两天,突然就想着要吆喝一声。因为我的新诗集《月光正照着沉默的诗人》出版了,我想为它吆喝一声。中国有句老话:“酒香不怕巷子深。”意思很明显,只要货好,是不需要吆喝的。但此话已不适用资讯发达的今天,海量信息、垃圾信息铺天盖地,只有善于吆喝(营销),才能脱颖而出,勇立潮头。倘若宣传不到位,再香的酒也是无人问津的。

我平凡的一生能让自己略感欣慰的,大抵算得上一个读书爱书之人,一个严肃认真的业余文学创作者。作为读书人,我这一生进新华书店买书,或者通过邮局订阅报刊,加在一起也不是个小数目了。作为写作者,我创作发表了近千件诗歌、小说、散文作品,获过《诗刊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创世纪》等刊物诗歌奖,以及“2016湖南年度诗人奖”“2019芳草年度诗人奖”等,自以为勉强配得上诗人、作家的名头了。之前虽出版过诗集,多为选集、合集,《月光正照着沉默的诗人》是我写诗三十多年来在国内正规出版的第一

部诗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当然是诗歌太过小众,出诗集不但不赚钱,还得倒贴。

我在文坛交往的朋友不算太多,但能够交往下来的,多是心气相通、情投意合之人。所以,文友们出版了新书,时有签名赠予我。每每收到这样的作者签名本,我都十分开心。这次我的诗集出版了,从京东网订购200本,自然是用来赠送亲友,也想过一把签名赠书的瘾,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。2018年,我在线装书局出版过一本散文随笔集《行走的姿势》,也送过一些至亲好友,快递都是由部下帮我办理的。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,真的!

《月光正照着沉默的诗人》是前天下午在京东网上架的,贵编发了个链接给我,我顺手发了个朋友圈,算是吆喝了一嗓子。这两天,发生了一些令我感动不已、不得不铭记的事情。

先是我的发小、湖南三神集团董事长曹清华先生,主动承担我自购200本书的费用,被我婉言谢绝。因为这是我将作为礼物赠送亲友的,就像给庙里菩萨上香,香火钱必须自己出。

朋友圈发出不到十分钟,株洲散文家、书法家姜满珍女士联系我,要在近日为我作一场新书分享会。前年和去年,母校湖南师大文学院也几次邀请我给创新写作班作个讲座,我哪敢答应啊?但我答应姜女士,等我诗集出版了,将带上几十本去送文友,并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。可姜女士说,她们会从京东网购买,不需要我送,因为这是对文学创作的尊重。说话间,她已下单购买了30本,并将截图发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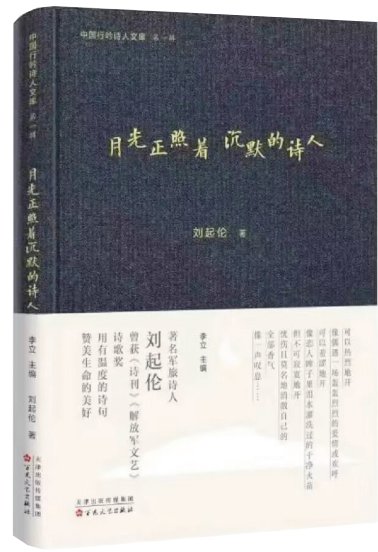
我为证。

无独有偶,株洲市评论家协会主席陈文潭兄也发来微信,已选好一处极雅致的茶馆,不日要为我诗集搞一次朗诵分享会,由茶馆主人提供一切方便。

还有很多文友、同学、战友,都对这本诗集颇为关心……

时令已入深秋,我坐在浏阳河畔一个小区临窗的阳台,室内灯光柔和,窗外寒风如梭。写下这些文字,为自己新出版的诗集吆喝一声,似乎找到了一点姚振函先生当年在平原吆喝的幸福和快乐。除此之外,也有那么一丝莫名的忧伤……

《月光正照着沉默的诗人》,刘起伦 著,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)



书香闲情

一树梅花一溪月

潘小娟

“山谷苍烟薄,穿林白日斜。崖崩迂客路,木落见人家。野碓喧春水,山桥枕浅沙。前村乌桕熟,疑是早梅花。”元朝黄镇成的这首《东园道上》,描写的是冬天山村的景色:山谷云烟缭绕,穿过疏林,夕阳已经西斜。溪边道路有些崩塌,只好迂回而过,却看到了树叶落后原本隐藏在树林深处的村庄人家;水碓正在咯吱咯吱地转动着,一座木桥静静地立在浅浅的溪流上;村头的乌桕果实已经成熟,一树白花花乌桕果高挂枝头,让人怀疑自己看到了一树早开的梅花。

风吹乌桕树,一树“白梅”开!虽然此梅花非彼梅花,这乌桕树上的朵朵“白梅”,也欠缺了一缕清清的“梅香”。但“一树白梅”的美好景象,到底多多少少也掩去了心中的一些遗憾之感。

我出生成长的地方——梅村,村庄的名字像花儿一样美。梅村房屋的整体布局,很像一朵梅花盛开的形状,起个名字叫“梅村”,名副其实。

但让我一直无法释然的是:在离开

梅村之前的18年时光里,我却从没亲眼看见村庄里开过一朵梅花,整个梅村根本就找不到一棵梅花树!

一个名叫梅村的村庄,却从不见一朵梅花。这感觉,总是有点惆怅。

我曾经问过一些村里人,为什么“梅村不种梅花”?村人说:种梅花,不吉利呢。“梅”,读音与“没”“霉”相似。其实,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,也有它隐晦的时代合理性。在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还没能得到满足的时代,审美,在村民们心目中的地位,当然显得有点奢侈了。

光华流转,岁时更替。一晃,我离开梅村已经30多年了。这期间,断断续续回过很多次梅村。每次走进村庄,我的脑海里总是习惯性地想着这样一个问题:这个叫梅村的村庄,到底何时才能看到有梅花盛开?

数年过去,村中人家的日子早已蒸蒸日上。小溪边,也有了一番变化,从前比较少见的梨树、枇杷树,如今都越种越多。梨花儿朵朵,枇杷花儿簇簇,比从前更有金灿灿的南瓜花独占一溪风光的单调,早已增添了几分缤纷之美。

梅花呢?也有了。虽然,只是“画”上

去的!近年来,梅村顺应时代的发展,大搞美丽乡村建设,村庄路边的围墙上,都挂上了各类盆栽小花。溪边,低矮的清一色白墙,也画上了很多梅花枝。一朵朵红艳艳的梅花,倒映在小溪里,花艳,水艳,整座乡村也变得明丽起来了。

艳艳梅花,已画满了村墙。盼望着,盼望着,真正的梅花,在梅村灿开的日子也该不远了吧。

2018年冬天,又回了一趟梅村。这一次,我的心比任何一次回梅村都要欢喜。因为,我真的看到了,我曾经期待了很久的那个美好画面——梅花朵朵,灿烂地盛放在梅村的大地上!

梅村小学的后面,建起了一个梅花公园。公园里,种着几排梅花树,红红白白的花儿,正艳艳地开着。绕村而过的小溪边,也建起了一个小公园,公园里也种上了好几棵梅花树。白白的花儿,正挂满枝头。三三两两的村里人,流连在梅花树下,眼睛亮亮的,欢欢喜喜地道一声:梅村,终于也有梅花开了!

梅村,终于也有梅花开了!多美呀!一树梅花一溪月,终于真正地,成了梅村的一幅现实美景。

图有所得
何以逃脱庸俗——读小说集《书法家》



李晨玮

罗志远承袭的是现实主义的手法,更多地依靠个人经验来支撑写作,其突出的特点在于:作品中时时刻刻有“我”的存在。读完《书法家》中的十篇小说,一个直观的感受是,罗志远有着明显的规划意识,他的写作是成体系的。这十篇小说保持着统一的调性和风格,故事的发生地皆可归拢在一个具体的区域,几位主要的角色也大多互文性地出现在不同篇目之中。

“太平街”是小说中反复提及的场域。而对这一场域的选取想必既是出于个人生活经验,也有着作者细致的考量。一方面,在一些惯常的理解中,城市文学即是小资、奢华、光鲜等高级符号的拼贴。可殊不知,艰辛与苦难同样存在于这一空间之中。另一方面,罗志远塑造了一批诸如保安、实习护士、修车匠等底层人形象,在我看来,对这群人生活状态的关注其实更有利于充实城市文学的精神内核,它比虚伪造作的精英文化更加真实,更能引起人的共鸣。

在罗志远的作品中,我看到了众多身居泥沼却精神丰满的人,看到了一个个甘之如饴、敢于攀登的人。《拳击家》中的陈得喜,婚姻破败,亲人疏离,疾病缠身,都没能将他打倒,靠着日复一日练就的军体拳,抵御着生活的冲击。而年幼的“我”,尽管与陈得喜关系并不亲近,却并未选择冷眼旁观,一次次地帮助他唤醒记忆,重塑信心。《书法家》中的保安“我”,在日渐炉火纯青的书法中弥合着失败的人生。那个久坐保安室的静态的“我”,像是观察众多动态的学生一样,见证着孙涛的悲感,也终于等来了久违的爱情。《梦想家》中的小南,心地单纯,永葆童真,虽是别人眼中的痴傻者,却有着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敢于求爱的勇气……这是一群活生生的、选择生活而不是被生活选择的人,作者将笔下人物驱赶至灰暗世界的同时,也赋予了他们一束照亮世界的光。

从整体写作风貌来看,罗志远表现出了一种跳脱感。

他的故事里有着刺骨的冷冽与肃杀,生长在南方的他,却偏爱让故事发生在寒冷的冬天。在他的小说中,雪是反复出现的事物,他十分懂得操纵环境为事件服务,充分发挥天气烘托氛围的作用。天上飘起鹅毛大雪时,孙涛的父亲去世了。雪停时,一切都已结束,我的爱情到来,故事走向结尾,颇有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感觉。

再者,小说多用短句,且对于“咋”“啥”“我爷”“我妈”之类偏北方口语化的语言的运用,使小说气息更加地道,人物更贴近生活,充满市井气息。

同样,罗志远也深谙小说创作的技法。其一,作者多次用到“疾病叙事”这一文学史上惯用的叙事手段。只是此时的“疾病”已不再具有《药》《沉沦》等作品中的民族讽刺,而是完全地回归到打造人物形象上的作用。其二,作者善于引入一些意象来制造隐喻,譬如《表演家》中被反复提及的猫,《老贾》中老贾长长的袖子,《清明》中的鹰,都带有一定的指向性,使得小说文本产生虚化的效果,不至于太过笨重,也同样使作品更加具备阐释空间。其三,在《一个青年小说家的自画像》和《表演家》中,作者大胆地运用文本拼贴,甚至元小说的技法,似乎在化荒诞为自然、化理想主义为现实等方面起到不错的作用。

从这十篇小说的题目中不难看出,罗志远的写作始终站立在小说的本位上——写人。尽管他起初构想的“XX家”的系列写作不得不是因为一些因素而中断,但倘若我们把书中剩余的小说冠以“XX家”的名号,似乎也并非难事。所以,罗志远对于塑造人物已经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,他对于写作素材、关注的群体、文学坐标的选取也做到了能力范围内的优化筛选。

《书法家》,罗志远 著,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)

悦读

